

肆 結語

一、三次大戰，將為無限度的全面戰爭，戰場遍及全球，武器之利，殺傷之慘，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一切制勝與方法，均將為作戰雙方所採用，而作戰之勝負，更將決定人類未來之命運——光明抑黑暗？自由抑奴役？故美蘇戰爭不僅為美蘇兩國之事，亦直接影響每一參戰國家之生存！

二、核子武器破壞雖然嚴重，但對疏散適宜、防護設備完善、民衆編訓有素之國家，則仍不能構成生存之威脅。故在核子戰況下，疏散防護與編訓民衆措施，乃極關重要者！

三、美國「飛彈缺口」，雖在一九六〇年因擎天神之編隊服役，及太陽

神之試射成功而告堵塞。但普通武裝部隊之加強，尚待努力，美國似應從扶植自由國家武裝及增編本身普通武裝部隊兩者同時着手，積極進行！

四、任何國家遭受核子武器突襲，交通及通信體系，必將產生嚴重之後果，因而將連帶嚴重影響動員之實施，亦即以往動員體制與方法，已不能適應核子戰況，必須重新考量。

五、最後，共產黨徒的清算鬥爭，整肅迫害，僅能控制鐵幕軍民的行動，而無法控制其仇恨心理；僅能殺害鐵幕軍民的生命，而無法毀滅其人性，一旦機會到臨，匈牙利及西藏式的抗暴革命，必將普遍發生而形成無可抵禦的反共洪潮，因而鐵幕武力與民心，如何因勢利導，雖與軍事戰略無關，但無疑的將影響三次世界大戰！

蘇俄的內憂與外患

呂 律

當蘇俄最高蘇維埃召開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大會期間，俄共的機關報「真理報」於十二月十八日發表一篇題為「黨領導人民走向新的成就」的編輯部文章，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說：

「我們的祖國正在全國人民政治和勞動高漲的情況下結束一九七四年，這一年是黨和人民在完成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歷史性的決定方面，以新的成就為標誌，滿懷信心的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科學和文化各方面方面向前邁進，始終不渝的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一貫將俄共的對外政策方針體現到生活方面，堅定不移的在國際舞台上提高蘇俄的威望與影響。」

今年元旦，由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包戈尼出名發布的新年賀詞，一開頭就介紹一九七四年對於蘇俄的重要性，這篇文告說：

「一九七四年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實現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方面，重要的一年和效果豐碩的一年」，同時「是在共產主義建設方面有新的勝利，在加強和平和國際安全方面成績頗大的一年」。從上面所引的兩個重要文告看來，蘇俄在去年這一年裏，不論國內和國

外的活動，均有一定的新成就，而且蘇俄早就被稱為世界兩個超級強國之一，似乎不應再有什麼內憂和外患，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并非如此——蘇俄也有蘇俄的內憂與外患。

蘇俄的內憂

先說蘇俄的內憂。蘇俄的內憂並不表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

蘇俄的政治，不像共匪，沒有所謂政治危機。雖然新聞報導時有布里茲涅夫地位不穩、克里姆林宮發生權力鬥爭，大概在若干時間內將要下台，以及柯錫金因為疾病要辭職的消息，但事實證明，都是捕風捉影。

我們總還記得一九六四年十月，布里茲涅夫的前任黑魯曉夫的下台，當時不論莫斯科和國際間找不到一點跡象——他要下台，但是在他出發渡假以後，俄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在一夜之間將黑魯某鬥爭下台。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蘇俄的政治，並不是因為新聞報導有問題，就出所料的有問題，也不是因為沒有新聞報導，就不會發生問題。

蘇俄的經濟，在目前說，也沒有危機，茲就三點加以分析：

蘇俄的工業，最大的缺點是管理制度不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蘇俄的工業在不完善的管理制度中不斷進步，蘇俄今天被稱世界超級強國之一，不是靠農業，而是靠工業。現在它的工業不但佔世界第二位，而且它的目標還要趕上并且超過美國。

蘇俄的農業，衆所週知十年九荒，這是氣候和水土的條件所決定的。但是要注意，蘇俄是不甘於一直處於「天定勝人」的狀態下的，他們在努力做到「人定勝天」——從事土壤改良、興修水利、研究種籽改良，這一部份工作雖然進步的很慢，但是不能否認蘇俄的農業一天一天在那裏進步，積少成多和變小爲大，就是蘇俄農業的進步。

蘇俄人民的生活，確實是艱苦的，但是他們已成爲習慣。現在蘇俄的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加上一切福利優惠，可達一四四盧布，將近一六〇美元，也就是等於七千多新台幣，比較起來不但比我們的工人收入較少，而且蘇俄消費品的零售價格比我們高得多，所以，蘇俄一個工人的收入抵不過美國一個貧民所領的津貼，更抵不過我們台灣工人半個多月的收入。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有一個基本認識，就是蘇俄的經濟制度同美國、同我國根本不同，工人的生活也就不能放在一個水平上來加以評斷。

蘇俄的社會，在特務與民警的嚴密控制下，不致發生大規模的罷工、暴動，但是青年和知識份子的問題，確是使蘇俄當局頭痛的兩大問題。

蘇俄的青年問題，雖然也具有代溝問題的性質，但這個問題發生在蘇俄，其嚴重性遠超過其他國家，其嚴重程度可達動搖思想基礎的危險。

蘇俄知識份子的反抗力量日增，這不但不能構成俄共統治的威脅，反而可以從這一方面看出，蘇俄今天的統治形式，已非史達林時代可比。索忍尼辛可以被放逐，可以給布里茲涅夫直接寫信，沙卡洛夫等人可以不停的爲集中營裡的知識份子奮鬥，寫信給聯合國祕書長，請他們伸出援助之手，這就證明今日的蘇俄，對知識份子的容忍程度，已與前大有不同。

所以，從蘇俄政治、經濟和社會看來，蘇俄的內憂并不在這三大方面。

蘇俄的內憂在民族問題方面，這一點初聽之下，似乎把民族問題過份的抬高了，但從各方面證明，蘇俄當局對於蘇俄的邊疆各民族已開始特別關心

證明之一，去年邊疆上幾個共和國舉行週年紀念時，克里姆林宮的第一

至第五把交椅的人物都出動了。

去年三月哈薩克共和國舉行開墾處女地二十週年，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親自前去參加。

去年十月十一日摩爾達維亞共和國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時，前往參加者，也是布里茲涅夫。

去年十月廿五日烏茲別克舉行五十週年紀念，前往參加的是克里姆林宮坐第四把交椅的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蘇斯洛夫。

去年十一月二日吉爾吉斯共和國舉行五十週年紀念，前往參加的是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在克宮坐第二把交椅）。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土庫曼共和國舉行五十週年紀念，前往參加的是俄中央政治局委員吉里林科（在克宮坐第五把交椅）。

去年十一月廿九日塔吉克共和國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時，前往參加的是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在克宮坐第三把交椅）。

一個共和國舉行二十週年或五十週年紀念，中央的黨政要人前往參加祝賀，以壯盛舉，本屬常事，但是對蘇俄和一般共黨國家却不能用一般的眼光去看待，共產黨人和克宮非常現實，他們將利害、輕重、遠近分的非常清楚，什麼地方應當由什麼人前去，毫不放鬆。

去年舉行週年紀念的六個共和國，都在邊疆上，除摩爾達維亞在其南部邊界上，其餘五個共和國都在中亞細亞，它們都有其被侵略的沉痛歷史和目前不得不忍氣吞聲待機而動的處境，而且它們的國際環境，令克里姆林宮放心不下。雖然我們不可能一一將它們的國際環境加以分析，但是其中由布里茲涅夫本人前往參加的哈薩克和摩爾達維亞，在當前來說，乃是克里姆林宮集中注意的兩個共和國。

哈薩克共和國與毛共交界，這個共和國的哈薩克人與新疆的哈薩克人是同一民族，毛共利用種種方法將新疆哈族滲透到這個共和國裏作分裂顛覆工作，這是可想而知的。這裏駐有蘇俄的重兵，時常發生邊境槍戰。

摩爾達維亞，原來是羅馬尼亞的領土，除了被侵吞的歷史過程不談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乘其戰勝餘威再一次割自羅馬尼亞。現在羅馬尼亞要求蘇俄歸還這塊領土，這個要求令克里姆林宮痛苦的是，不能提到國際上公斷，不敢聲張，恐怕引起併發症。

證明之二，毛共宣傳不斷對蘇俄邊疆民族進行挑撥，根據「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之」的原則，蘇俄邊疆上的各少數民族已可作為毛共匪幫進行挑撥離間的對象，不問可知。

去年五月匪「新華社」發出一篇述評，指蘇俄以「民族接近」為掩護，加緊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去年十月匪「新華社」發表此種性質的評論三篇：一篇是當摩爾達維亞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時候，挑撥摩爾達維亞與俄人之間的感情；第二篇是經匪「人民日報」發表的「蘇修繼承老沙皇衣鉢對烏克蘭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指出烏克蘭人民日益強烈的不滿、抵制和反抗；第三篇是轉載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發表的文章「揭露蘇俄之新殖民主義行為」，壓迫和掠奪本國少數民族、東歐和發展中的國家。

去年十一月匪「新華社」乘吉爾吉斯紀念五十週年，也發表一篇極富挑撥性的長篇報導。

從以上所引的兩組資料已足證明，蘇俄確有民族問題存在，而它的民族問題并已構成這個蘇維埃國家的內憂。

蘇俄民族問題構成內憂的一個方面

今天蘇俄是由十五個共和國構成的一個龐然大物，這十五個共和國包括有二〇四個大小民族，即使蘇俄當局力圖減少民族的數目，在一九七〇年的人口調查統計報告上，也有一〇〇多個。這些大小民族終於合攏在一個國家之內，是從「民族自決」原則開始的。

這個具有鼓舞性的原則，是列寧提出的，他當時的目的，不是武斷、確實是第一步為了傾覆沙皇的政權。迨沙皇被推倒之後，各邊疆民族要根據「自決」原則組織自己的國家時，列寧說：「民族自決」是一種權利，這個權利不是一個民族裏人人皆有的，祇有無產階級才能有這種權利。在這一句話之後，就是資產階級殘餘勢力與共產黨的一場內戰，結果後者勝利了，一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起來了，但在一九二二年以前這些共和國還沒有構成一個聯合體。後來列寧和史達林二人通過第一部和第二部憲法，用一條紅線（共產黨的組織）將這些個別的共和國結合為一個整體，名之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就是今日蘇俄國家的正式名稱。事實證明，列

蘇俄的內憂與外患

寧和史達林欺騙了邊疆各少數民族，這些可憐的民族不過是從沙皇的統治走出來，又走進蘇維埃的統治而已。

蘇俄民族問題構成內憂的另一個方面

蘇俄一向實行中央集權制，行之既久，發生許多流弊，譬如本位主義、門戶之見普遍見於中央方面，而被動主義和消極主義普遍流行於各地方。此種現象受害最大的是經濟，而經濟建設就是共產主義建設。

黑魯曉夫掌握政權以後，根據他未掌權以前的觀察所得，毅然決然實行管理權下放，把原來屬於中央的權下放到各共和國，一下子取消了二十多個聯盟工業部和聯盟兼共和國的工業部及建設部。這樣一來，發生了另一流弊，地方主義抬頭，原來毫無權力可言的共和國，一時形成一個尾大不掉之勢，使經濟發生了更大的困難，甚至於造成危機。

黑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背後固然原因很多，在經濟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乃是其中之一。繼黑某上台的是布里茲涅夫，他在一九六五年又將黑魯曉夫取消了的一些工業部和建設部恢復起來，也就是取消了管理權下放的政策，恢復中央集權的制度，再使各共和國採取被動的和消極的態度。

總之，蘇俄的民族問題，發生的總因素，是列寧的一念之私，和史達林的「愚而好自用」，以致現今表現為「反對大俄羅斯化」、「爭取更多的獨立自主權」、「反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待遇不平等」等等要求和行動。固然，蘇俄各邊疆民族共和國目前都處於這些共和國的共黨控制之下，而各共和國的共黨都是莫斯科俄共中央的支部，層層節制，用一條紅線牢牢的聯結着，沒有鬆潰的緊急狀態，但是西方的一位學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俄共中央不斷的培養各民族共黨的幹部，不一定是上上之策，一旦機會來到之時，恐怕全莫斯科大驚失色的，就是他們一手培植的民族幹部。

蘇俄的外患

再說蘇俄的外患。蘇俄與外患是一雙孿生的兄弟，蘇維埃政權一誕生下來，就受到全世界的敵視，不久就遭到國際武裝干涉，這種不幸延至一九二〇年底雖告解除，但是懼怕外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突襲的病根，直到黑魯曉夫

上台始漸漸消滅，而為時不久又復發生另一外患的病根。

目前蘇俄的外患已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和突襲了。蘇俄在外交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瓦解了西方國家差不多推行半個多世紀的「對抗蘇俄的統一戰線」。在二次大戰之前，蘇俄還祇是一個三四等的國家，由於史達林幾次外交手段的轉變，使蘇俄由一個內憂重重國際仇視的國家，一躍為一個超級強國，為舉世所側目，這完全是因為克宮的主人知道如何進取和提出要求，如何暫時過渡，如何妥協讓步。（參考：王覺源先生著「蘇俄的戰略與戰術」）

蘇俄過去五十年，時而採取攻勢，時而改為守勢，正是其辯證法則正相反的對演推移。攻勢戰略順利時，則一直進攻到底，攻勢不利時，則改採守勢以謀過渡，為次一攻勢作準備。至於什麼時候當用攻勢或守勢，則受着辯證法三個律則的支配。（同上）

蘇俄過去罵西德為復仇主義者，在布朗德實行東進政策後，又與西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它完全不是怕西德，而是以如何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政治地圖成為合法為目標。

它不停的組織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並不是感到歐洲的威脅所致，而是要藉此搞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美國的勢力驅逐到大西洋的彼岸，實現它「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的口號，它可乘此主宰歐洲，洗雪一九二〇年在華沙城下的失敗，不得已放棄攻勢的歐洲政策的恥辱。

它搞美蘇和解，並不是怕美國要對它下手，與它作核子大戰，而是要藉此收到一石三鳥之效。蘇美和解的直接利益，可以使蘇俄藉此進一步發展它的經濟，打開多年來一直僵持的貿易局面，得到美國的貸款，藉以開發國內的資源；蘇美和解的間接利益之一，可以在美匪蘇三角關係中造成優勢地位，在共產世界裏的比重提高，逐漸的造成一個環境，使毛共投降，最低限度接受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建議；蘇美關係和解的間接利益之二，是可以藉此破壞西方——特別是歐洲——的心理防線和精神防線。

它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以來不斷高唱亞洲集體安全，它既不耽心伊朗、阿富汗對它有所不利，也不懼怕日本的再武裝，而是要用一條紅線把它的一些亞洲鄰國拴在一起，對毛共完成一個包圍圈，為毛共造成一個孤立無援的國際環境，迫使它就範。同時，此舉的副作用是，一旦亞洲安全體系完成，美

國在亞洲已失去作用，屆時就可以實現它早已叫過的「美國人回到老家去！」的口號。

所以，現今蘇俄的外患，不在資本主義世界，而在共產世界以內，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解體與附庸國附庸黨派的衆叛親離，才是蘇俄的最大外患。

共產世界的分裂，先是從東歐開始。我們這裏所稱的東歐，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一個政治名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和中國一共建立了八個共黨政權，成為蘇維埃帝國的殖民地，蘇俄地處東歐，所以西歐的人一概稱這兩個被蘇俄統治的地區為東歐。

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上最大的一個國家，它的領導人狄托雄心勃勃，有成立巴爾幹聯邦的企圖，因此為史達林所忌恨，先是暗鬥，而後發展到表面化，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利用共產黨情報局將南共開除，同時斷絕了國家的關係。史達林初以為狄托沒有蘇俄是生存不下去的，以為他非屈服投降不可，殊不知狄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不但渡過了難關，而且立住了脚跟，與西方發生日益密切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

繼南斯拉夫之後，與蘇俄分裂的東歐國家，是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一年俄共召開第廿二次代表大會，不但未發阿共的請柬，而且黑魯曉夫利用大會的講壇對阿爾巴尼亞大肆鬥爭。從此俄阿共分裂，同時也斷絕了兩國的國家關係。阿爾巴尼亞在離開蘇俄的懷抱後，轉投毛共，這十幾年來它一直是毛共的附庸。

繼阿爾巴尼亞之後，與俄共雖未分裂，但關係愈搞愈壞，對立的形勢愈來愈嚴重的，是羅馬尼亞，它也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它反對蘇俄藉經濟互助委員會之名提出的國際勞動分工和經濟一體化的構想和方案，它標榜獨立外交，與毛共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據說尼克森訪問大陸就是羅馬尼亞拉攏成功的。

巴爾幹半島上一共有四個共黨國家，與蘇俄鬧過和正在鬧着分裂的已有三個，祇有一個保加利亞是一貫親蘇的。

中歐亦有四個共黨國家，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沒有一個國家同蘇俄分裂過，可是一九五三年東德的工人暴動，高喊「俄國人滾回去！」；一九五六年波蘭波茲南的工人大暴動和匈牙利的抗暴革命，不但震動了整個共產陣營，

也震動了整個世界；一九六八年捷克的自由化運動，聲勢之大迫使蘇俄不得不聯合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蘭四個附庸的軍隊實行武裝干涉，始告平息。總結起來，中歐四個共黨國家雖然至今未同蘇俄分裂，但是在這二十幾年中都對蘇俄都有過不可侮的反抗表示。

到現在為止，東歐八個共黨國家，分爲兩個地區來看：

巴爾幹半島上四個共黨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反蘇親毛，保加利亞反毛親蘇，南斯拉夫不親毛也不親蘇搞第三勢力，羅馬尼亞不反毛也不反蘇標榜獨立外交。

中歐的四個共黨國家中匈牙利、東德、波蘭、捷克，因爲蘇俄在它們的國境內都駐有紅軍，祇得口頭反毛表面親蘇，而且同蘇毛都有國家的關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除在東歐搞了八個共黨政權外，並且在亞洲也搞了四個共黨政權，它們是外蒙、北韓、毛共、北越，其中以毛共僭竊了大陸政權，最爲驚人。西方一位學者說過，蘇俄戰後的一切勝利，當以中國大陸變色關進鐵幕以內爲最。

不過，這位學者的結論下得太早，蘇俄擁有毛共這個龐大的附庸的時間并不太長。它們之間從一九五六年一月俄共第廿次大會以後開始不睦，由不睦演變至暗鬥，由暗鬥發展到明爭，至一九六一年開始公開分裂，而到毛共的「九大」時彼此劃清界限。

俄毛的鬥爭由思想理論的紛歧開始，而後演至實際問題，現在則以邊界問題爲焦點。毛共指沙皇時代與滿清政府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滿清因這些條約失去的土地，蘇俄應當歸還給它。蘇俄堅持這三個條約并非不平等條約，毛共所說滿清失去的土地當時是無主土地。彼此所見不同，談判當然不會談出所以然，因此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和射擊事件。毛共大叫蘇修新沙皇要對它突襲，高喊備戰，蘇俄爲防萬一，增兵中俄邊境，以致演變爲國防上的緊張局面。

中俄共的分裂，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極大，俄毛的分裂可能已成爲永久性的，重修舊好的希望恐怕微乎其微。

然而匪俄的鬥爭和分裂發展下去，是不是難免一戰呢？答案是否定的。毛共現有的實力和政治不穩定狀態，不會先發第一槍，因爲不戰則已，戰端一開始必然要發展爲核子戰，中共的核子武器與蘇俄比，微不足道。

蘇俄的內憂與外患

蘇俄爲保持其領袖羶倫的風度，維持共產世界一半江山的局面，也不會先下手爲強，否則，勢必鬧得共產陣營大嘩，演成衆叛親離。

匪俄的鬥爭既不會用戰爭的手段加以解決，祇有在不戰不和的狀態中拖下去。有人說匪俄的關係，可能像俄南的關係一樣，把黨的關係放在一邊，先恢復國家的關係。殊不知俄南的分裂與匪俄的分裂不同，昔日之南斯拉夫并非今日之毛共匪幫，而且俄南恢復國家關係，黑魯曉夫的作風很重要，而今黑魯曉夫不但在台上，而已不在人世，所以，此路亦未必能通。

結論

蘇俄的內憂外患，是列寧、史達林、黑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四人所造成的。

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犯了重大錯誤，他不應當侮辱「民族自決」的原則，食言自肥。

史達林利用共黨情報局開除南共，導致共產世界的分裂。

黑魯曉夫對匈牙利革命血的鎮壓和對阿爾巴尼亞表現的大國沙文主義，稱一時之快，留下了深遠的後禍。

布里茲涅夫軍事干涉捷克的自由化運動，雖然拉上東德等四個附庸的軍隊，表示是集體的行動，是華沙公約條約的制裁，亦不足掩盡其醜陋的一面。

蘇俄解決內憂外患之道，首先犯了捨近求遠的錯誤——不先安內，而先攘外；其次，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不從政策上求解決，而乞靈於世共大會。

蘇俄內憂外患的遠景，非常清晰：世界各民族發展的趨勢，是大國逐漸放棄殖民地的統治和殖民地與附屬國的紛紛獨立。各國共產黨正厭棄過去的一元領導，走向自尋發展的道路。大勢所趨，蘇俄不但要失去各國共黨的領導，而要被迫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決」原則。

更正：茲發現本刊十四卷五期拙作「蘇俄第九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第80頁

上段第五行「……國防撥款爲一七、四三〇、〇〇〇」應改爲「一七、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原刊漏列三個〇，特此更正，并對讀者致歉！

呂律敬啓